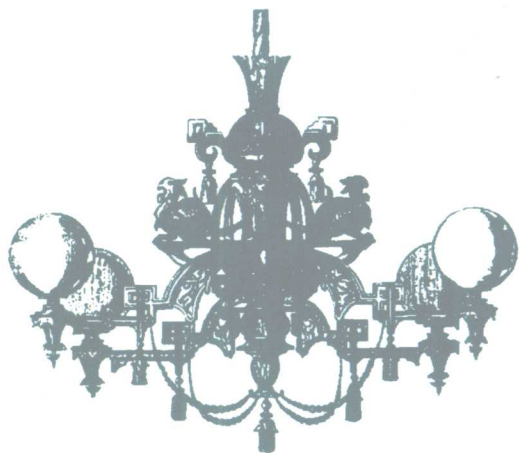


# 超新星

NOVA! · 摩客

颜歌 主编



颜歌 主编 Editor-In-Chief

Editorial Manager 执行主编/李自强 hebylee100200@yahoo.com.cn

Managing Editors 项目编辑/周 雪 mooker002@126.com

何 磊 mooker003@163.com

蒋 君 mooker004@163.com

Visual Designer 视觉设计/颜 潇

摩客  
**Nova!**  
MOOKER

Cover Designer 封面设计/颜 潇 王 娟

Editorial Designer 版式设计/友 雅 志 心

Marketing Director 发行总监/孙燕涛 010-88356825

Media Promotion 媒体推广/夏丽敏 piresummer@163.com

Media Support 媒体支持/  **sina** 新浪读书  腾讯读书  搜狐读书  西湖胡局

Mooker  
**Nova!**

颜歌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摩客 NOVA! / 颜歌主编. —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409-4129-1

I. 摩… II. 颜…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6623号

MOKE  
摩客 NOVA!

颜歌 主编

选题策划: 安洪民 邹景阳  
责任编辑: 战琦 黄玮  
设计制作: 禹田文化  
责任校对: 倪雨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四川民族出版社

邮 编: 610031

电 话: (028) 87734290 [编辑部]  
(028) 87734185 [成都发行部]  
(010) 88356825 [北京发行部]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mm × 235mm

印 张: 10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09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9-4129-1

定 价: 20.00元

稿件授权声明

凡向《摩客》投稿获得刊出的稿件, 均视为稿件作者自愿同意下述“稿件授权声明”之全部内容:

1. 文责自负: 作者保证拥有该作品的完全著作权(版权), 该作品没有侵犯他人权益;
2. 全权许可: 《摩客》书系有权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编辑、修改、出版和使用该作品, 而无须另行征得作者同意, 亦无须另行支付稿酬;
3. 独家使用权: 未经过北京禹田翰风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书面同意,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转载、张贴、结集、出版)使用该作品, 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版权声明

1. 《摩客》书系所登的所有内容(转载部分除外), 未经北京禹田翰风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书面同意,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转载、张贴、结集、出版)使用该作品, 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2. 凡《摩客》转载的作品未能联系到原作者的, 敬请作者见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 以便寄奉样书和支付稿酬。

# Everyday is tomorrow

文 / 颜歌

他们说每一天都是昨天，写出来就是“Everyday is yesterday”。我想这可能与悲伤和诗意无关，只是因为“tomorrow”长得和它们太不像一家人了。关于明天最动人的描述出现在《飘》的最后，那个红头发的郝思嘉说：“无论如何，明天都是新的一天了。”——我不是没有想到明天，但我的想象力总是有限，很多年以前，我以为我最老最老也就是21岁了，因为卡百利的《Twenty-one》，我以为最远最远也就是2008年了，因为奥运会。

但是2009年来了，它不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成为了一个明天。还有我们都变了，那些和我们一起跳橡皮筋的小伙伴都长大了，有一天她们给我打来电话，说在本城最近很火的一个酒吧等我去喝酒，我于是恍恍然。

《摩客》的新一期叫做《Nova!》，它的意思是超新星，或者是“超新星！”——感叹号提供了一种乐观的看法。新的一年，我们要调查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寻找艺术家们的偶像，发掘最伟大的小说家和生活家，一切都是新的，都是爆发，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时代已经来了！”——感叹号。

而悲伤的事情是，那些之前陪伴我们的人和事都去了哪里呢？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第一个玩具娃娃吗？你所沉迷的那些电脑游戏，你以为会永远保存着的小纸条，或者是坚信自己是外星人的梦想——每一种事物都只能陪伴我们度过某一段时间，无论悲伤或者愉悦，它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陪伴我们，然后消失。所以他们都说是Everyday is yesterday。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但我偏偏要说Everyday is tomorrow——实际上，无关韵脚，也无关我们怎么看，Everyday 就是Everyday，你现在看到的《Nova!》就是它自己，这些事物将要陪伴我们度过某一段时间，这就是我们和它们相遇的全部意义。

# Mooker Nova!

## 目录

### 卷首语/Editor's letter

### 专栏/Column

五十个硬币的雨天早餐/张佳玮\_6

爱之畏其死/白饭如霜\_9

变形记/甘世佳\_11

### 长篇/Fiction

交响团/颜歌\_14

### 专题/Topic

Nova!\_34

我是你的粉丝/文迪\_57

杂音合唱/易丹\_59

我们都是路人甲/夜叉\_61

谁是你心目中的明星/老摇\_64

I Wanna be A Super Star\_72

### 摄影/Photo

Dim Light In The Dark\_74

### 达人开讲/Lesson

Today/禅婵\_81

Pollock/李杰\_84

佐藤晃一/张发财\_87

几乎赤裸/张琦\_90

《婵娟》/恩\_93

### 散文/Essay

When I was in that city/鹿可耳\_97

尖头皮皮鞋和14岁/禅婵\_101

关于咖啡氡公园/郭唱游\_104

### 小说/Story

忧伤的三流小说/春树\_108

有氧呼吸的等待/卫妆\_114

父亲/温峰宁\_127

胡豆的童话/胡豆\_142

牛华精神病院的预言家/四一\_148

### 手记/Editor's note

The things we loved\_157



Column

五十个硬币的雨天早餐/张佳玮  
爱之畏其死/白饭如霜  
变形记/甘世佳

# 五十个硬币的 雨天早餐

文 / 张佳玮

她数出了四十个一角硬币，收在一个装纽扣的塑料袋里；五个一元硬币和四个五角硬币散置一旁。天色微蓝，淅沥声停了，还能闻见雨的味道。我们又数了一遍，十一元，外加最新发现的、窗台上隔壁猫叼来的一角钱。豆浆一份一元五，韭菜饼一元，萝卜饼一元，鸡蛋饼一元五。她聪明地补充说，如果买个六角钱的蜂蜜糖糕，就能用上这一角硬币了。然后她躺下缩成一团，声称自己饿过了劲，完全动不了。具体如何搭配由我裁决。

实际上，情况远没那么糟。厨房的盘里还有一对静物素描画似的苹果，但她认为，该水果越吃越饿，纯帮倒忙；如果拿来榨汁，则会吵醒邻居。她还认为，清晨雨后的空气过于新鲜，刺激胃口，不闻为好。尤其是，十月的雨把园里桂花濡开了，甜香得厚润实在，让她想起桂花糖芋头。

我对她说，黄昏之前，我们是没有新财源的，这一顿抵早至午，要挡过两餐去了。她于是给出意见，说豆浆不妨少买，家里茶水管够，应该油水优先，口味从权。





几阵雨洗淡天色，气候算入了秋。门口打太极拳的老爷子换了长袖。桂花的甜香发腻带油，满街游荡。水果铺伙计搬葡萄进店，野猫和狗们在街角东张西望。我去点心铺，问甜馅的包子，答说没有；菜馅的？店员脸色都做了难。一个蜂蜜糖糕两份豆浆，去隔壁买了一张韭菜饼一张萝卜饼一张鸡蛋饼一笼烧卖。店员还殷勤推销牛奶，满口夸饰“绝没有三那什么”。提着塑料袋沿路走时，狗们不知为何欢快起来，追着我的鞋跑了半条路，围绕着嗅，我怀疑它们彼此呜呜是在商量分配怎么咬我的脚。

早起买早餐总是老阿姨老先生们的活儿，菜市场里审犯人一样提着鱼和肉，目光利如刀剑，要把它们直接处决一样。街区的角落里有两间生煎店上过电视，声名远扬，价格和声名一样扶摇直上。老阿姨们踩着拖鞋固执地等人家老板慵懒地卸门板，无视旁边油锅里不断滚胖的油条，像张爱玲小说里相信“最好吃的东西总是深巷小店里买来的”的太太们。天空逐渐变成多云天气理应有的纯白。鸟们啾啾地鸣啭，伸头啄路上的积水，步态矜持像才华枯竭的老年作曲家。

我推开门时，她坐在窗台上背靠垫子，说桂花的香气虽然腻人，但闻来还不坏，说知道我快回来了不怕饿了，就不怕被催起食欲。我给她陈列了战利品，告诉她口袋里彻底一个硬币都没有，完美的组合。萝卜饼和韭菜饼用刀切成了两半，每人各分半个，因为我知道她馋着韭菜和萝卜丝，各要半份方便她解馋。她听得凤颜大悦，曼声说难得我想得周到，除了她点名要的余下都看赏啦。

她吐着被韭菜汁烫到的舌头，问我：“上一次口袋里空无一文是何时？”我想了想，答说两年前，那时我与她还得喝菜粥撒盐度日。她摇头说，那至少有热粥汤、有菜叶、有香米，维生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一样不缺。去年她到瑞典对着九元人民币一根的黄瓜望而却步，几天不举火净吃冷食。我对她说，没得花销和没得吃是两回事。吃是缓解生理上的不舒服——主要是胃；而囊中空空基本上意味着，你在这城市里晃荡时，周遭的一切——城市里大多数东西都可以赎买——和你无关了。

我吃东西一向猪八戒吞人参果。吃完我那份后看她，细嚼慢咽刚到一半。我找到了茶叶罐，烧水喝茶。她劝我茶泡淡一些，以防没到黄昏就把胃又洗干净了。我问她为什么今天

吃得格外慢，她说，吃完这一份就真的好一会儿一无所有了。假日的白天那么长，可惜饼和烧卖留了会冷瘪，不然她真想留着慢慢吃。然后她想起某情景剧里一位阿姨的话：“人生在世吃喝二字。”

吃完之后她读一会儿本雅明，眼皮逐渐下去了。她抱怨本雅明的书本来就催眠，不为了吃点东西，她才撑不了这么久；又埋怨说凌晨时我跟她说的——一首埃德文·罗宾逊的诗结尾太惊悚，好好一个科里绅士怎么就一枪把自己杀了呢？这种东西听了怕要做噩梦。我劝她困了就睡，别忌讳吃饱了睡会让人觉得是猪。她一点没反对，说：“就这样睡了，你也一起睡吧？如果黄昏时钱没来就叫醒我，我再收拾一下家里，一定能找到钱的！”

因为感冒，她睡着时发出小狗般的鼻息声。雨声时起时歇，夹杂着邻居孩子练习钢琴音阶的声音。我收拾屋子，在衣服堆里找到了三个一元硬币和两张冰淇淋提货券，一起放在了她的枕头旁。每当她在梦里蹙眉时，我都希望，她不要梦见罗宾逊的那首惊悚诗，或是其他任何奇怪的东西。

# 爱之畏其死

文 / 白饭如霜

英国小说家尼克·霍恩比和所有写小说的人一样，每一部书都比上一部烂，每一部都重复着上一部或者下一部的情节。因为黔驴的悲剧对任何非天才的创作者都适用，如你所知，天才很少。

他的作品里，我最喜欢《失恋排行榜》，除了是很好的爱情小说之外，还是很好的西方音乐普及文本。很不幸，主人公鄙视的乐队都是我的心头好。而我按文索骥，淘来一批他会青睐的打口碟和翻版唱片之后，深刻地理解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实际意义。

无论如何，它首先是一部很好的爱情小说。由于我很讨厌做主要内容总结这道题，所以大家应该自己去买一本书看看。书中主人公对他的前任女友说：“我离开你是因为爱你爱到害怕你死去。”

你懂得什么意思吗？我懂得。

今年我回家看我妈妈，楼下的邻居，在走廊里养了一只黑色的土狗，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没有人带它出去玩，也没

有别的娱乐项目。如果它能阅读，我给它一点宠物论坛上的资讯，尤其是说主人是如何溺爱狗们的。我觉得它会得强烈的抑郁症，强烈到要把自己的头放在狗盆子里直到淹死。我每天经过它，它都望望我。后来有一天我想，它这样子，真的很寂寞。

然后我又想，那家人为什么要养它呢？

最坏和最可能的原因是，冬天的时候，把它吃掉。养土狗很便宜，狗肉很补。

这个想法很快占据了我的心，我每天再经过它，就不敢和它对望，因为有眼神的东西都有灵魂，而它会因为某人的食欲在寂寞中度过余生，最后死去的猜测，会让我难受很久。

我想过偷偷把它放掉。我没有去做。到今天我坐在这里写起它，还是感觉得到那种难受。

那么，倘若我自己有一条狗，它被我所爱，所喂养，所陪伴，经年累月，然后它可能走失，被人伤害，生病，发春而不得，不快乐，而且无论如何，一定将来会死去。

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就好像在自己的头上吊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绳子很脆弱，一端着了火。我想不出生活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自虐。

所以我不养任何宠物，我养了一棵绿萝。

你会纠正我说，是种了一棵绿萝。好吧，语法上，你赢了，感情上，我坚持。

它是一棵很乖的绿萝，很多年都和我们一起生活。搬家到新的住所时，它都要把藤蔓一直长到天花板上，好像一只猫在视察自己的领地。等我把那些藤蔓都修剪好，它就安分守己起来，该在什么地方长就在什么地方长，悠然自得。我每天和它聊聊天，内容大概就是，你今天有没有乖。它没有离开花盆出走过，所以我始终认为它很乖。最近，它长得太快，有一点营养不良的样子，我就操心起来，琢磨着换个大点儿的花盆，免得它不舒服。

它不需要我喂，不需要我陪伴。它是不是听到我每天跟它说话，不管用什么听，我也不清楚，但我爱它，如果有一天它枯萎了，我会非常伤心，而这一天终究要来，除非它创造奇迹，活得和松树一样久。

如果一开始预见到了这一点，我不会把它搬回家。

你懂得这句话吗？

如果我离开你，是因为我爱你爱到害怕你死去。

# 变形记

文 / 甘世佳

笔者读高中时，班上美女A君与校外B君谈恋爱。彼时B君是隔壁职校里的小混混，吊儿郎当，抽烟喝酒，且人长得又矮又瘦，为我那个所谓重点名校的同学们所不齿。然而校花级美女加才女的A君却偏偏钟情于他，一时令多少男生扼腕叹息，而大多数女生们则为A君不值，游说她与B君分手。

B君喜欢踢足球，后来便因常来我们学校踢球的缘故，与我们这帮男生混熟了。此君每踢足球，必穿一身号码全部脱落的破旧意大利队球衣，脚踩一双没了钉的回力牌塑胶球鞋。虽然B君常因身材瘦小被撞翻在地，A君却一直默默站在一旁，深情凝视。时间长了，我们倒也没了醋意，甚至真诚祝福起这对纯真而深情的鸳鸯了。

就在高三那一年，B君忽然因为种种机缘巧合，发了唱片，在几个月内蹿红起来。他此时再来我校探望A美女时，学校里早已成了节日，当日劝A君分手的那些女生，一个个

都变成了B君的忠实粉丝，万人空巷地到校门口去瞻仰她们过去不齿的B君的尊容。B君的旧单车变成了拉风的本田摩托，带着墨镜、围巾、帽子，一副天皇巨星的架势。

在此插一句，研究刚出名的小明星心态，是桩很有意思、甚至很有意义的事。这应当成为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务必重视的一种人类心态变化的极端情况。某歌星有个盛传的笑话，此人选秀结束成了名人之后，每日必去来福士广场闲逛，等着别人认出他，随后满足地回家……

B君就颇有享受这种一夜成名的心态，来我们高中愈发频繁了。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下午放学时的校门口，竟成了粉丝集散地。后来这事儿闹太大了，B君被公司狠狠骂了一顿，此后只得收敛，两人在校外另觅秘密接头地点。

后来A君考进了知名学府，不幸又与笔者同校。B君此时已经更加出名了，花边新闻不断，A君常常为此黯然神伤。为安抚女友，B君又开始每周末接送女友回家。此时摩托车已升级为一辆奥迪TT跑车，拉风地停在宿舍区门口。大牌就是大牌，黑色的车窗玻璃从不拉下，一待A君上车，便速速扬长而去，神龙见首不见尾。踢球早已经是敢想的事儿了，甚至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以为A君自甘堕落，成了什么富商的小蜜。

一晃又是一年多，B君红到发紫，成了真正的巨星。这时却不再见到跑车的身影，坊间传言A君换了新男友。后来我们才亲眼见到，B君一身清纯的大学生装束，也没了帽子墨镜围巾，倒是戴上了一副黑框眼镜，正陪着A君，在路边新疆人的黄色车摊子上，吃着五毛钱一串的羊肉串。这时他们即使再怎么牵手亲吻，怕也不会有人联想到什么明星八卦。

到最后，我们终于又能看见B君在操场上飞奔的身影。在空旷的大学操场上，B君仍穿着一件号码脱落的破旧意大利队球衣，踩着一双没了钉的、鞋帮上的洞倒是比以前更大的回力牌球鞋。



*Fiction*

颜歌作品

# 交响团

颜歌

## MAHLER: Symphony No.1

### 一 愁容满面的中提琴手

“你相信吗，”愁容满面的中提琴手说，“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拉过一段完整的曲子。”

他坐在那里的姿势有些拘谨，可能是房间里的灯光刚好打在了他微秃的头顶上，那些贫瘠的皮肤泛出的某种尴尬的光让他变得面容有些模糊。因此，他挪了一下身子，于是他的样子终于被我看见了——一张极其普通的脸，或许因为眼睛的关系吧，让他看起来有些悲伤。

“你知道中提琴是什么声音吗？”他问了一个问题。

“没有谁知道，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回答了。

他可能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就拉了拉自己的衬衣，问：“这衣服好看吗？”

“超市打折买的，才三十九，料子很好的，穿了很多年都没变形，你摸摸。”他笑了起来。

“我老婆说我穿起来帅极了，有点像永安三台那个9点



新闻的主持人，像不像？”他掸了掸衣领。

他还是觉得不自在，左顾右盼起来，终于，他在右手边找到了一小扇窗户，那块玻璃上，屋里的一切都清晰而阴暗。他盯着里面的自己看了一会儿，评价说：“我最近这几年老得很快，人一过三十就睡不着，我们早上上班又早。”

“我年轻时候还是很帅的，现在看不出来了吧？”他问。

得到了否定的回答以后，他终于舒服了一些，就端起杯子来喝了一口——这一口他喝光了杯子里面剩下的茶，于是他说：“再给我倒点热水好吗？”

“就是他了。”指挥家对我说。

“什么？”我在水池旁边清洗中提琴手刚刚用过的那个茶杯，水哗啦啦的。

“我说就是他了。”他靠在冰箱上跟我说。

这次我好歹听清楚了，我把杯子扣到吧台上，抬起头来看他，我问他：“你要找的就是这个人？”

“是。”他说。

“你说的是刚刚那个秃顶的中年男人？”我看了一眼才扣下去的那个茶杯，不由自主地想把它拿起来再洗一次。